

丁玲

二



823.3
A424

郎一内

河 內 一 郎

著 玲 丁 ✓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七 月

823.3

Ax24

3156

河內一郎

實價國幣貳角貳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丁玲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西安：長沙成都梧州
桂林：貴陽昆明蘭州
宜昌：萬縣衡陽南昌
南鄭：天水香港金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七月初版(漢)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七年七月六日。

地點——日本東京附近之村中一個普通人的家裏。

人物——

貞子：二十四五歲，靜淑婦人。（河內一郎妻子）

菊子：十四歲，活潑天真。（河內一郎之妹）

前田：三十五歲，收租警兵。

河內老先生：五十餘歲。（河內一郎之父）

隣人：杉森，四十歲。

河內一郎：二十六七歲。

脚夫：甲乙。

靜子：二十許之年輕婦人。

區內郵差：

幕啓：一日本式的房子。台後的小門，內通院子，院內有樹，樹影映在紙格上。室右有窗，可以遠眺。窗前室中，（偏右一點）有低低的條桌，圍以坐墊。右角置小屏風及小桌几，近台處放一矮椅如沙發之類。地上鋪日本式草蓆。時室內無人。菊子躲在屏風後邊，聽到院內廊上有人喊菊子的聲音，就伸出頭來張了一下又縮進去了。紙格上顯出一個和服的女人影子，跟着在小的紙門上了。貞子顯的比往日活潑些，站在門口用眼睛四週搜查。

貞子：沒有？這小傢伙跑了，跑到那兒去了。（貞子走進屋內已經變了一個態度，望在壁上的相片，有頃，復撫手上的戒指。菊子出其不意的跳在她面前，抱着她，大聲的笑。）

菊子：你，你：等下一郎哥回來了我要告訴他的。

貞子：老是玩皮！（貞子掙脫，羞澀的垂着頭。）唉，你真是！……

菊子：難道你不想阿哥嗎？是不是今天能准到？我有三年沒有看見他了，你猜他還

認的我嗎？

貞子：一定會到的，他從來不會扯謊。（眼望窗外向窗走去，跪於窗前。）

菊子：（望相片對其說話）你一定不認識我了，我已經長高了，我已經進中學了。（忽然想起似的趨其嫂旁。）啊，我想一郎哥或許生了鬍鬚，他穿軍裝，他很威武。啊，多麼漂亮啊。——（貞子不答，望着小菊子很有意味的，菊子忽然又笑了。）

菊子：貞子！你看你自己，**孫子**，你美的很。不信，我叫別人來，我叫秀雄哥兒來，看他媽媽多年輕啊！

貞子：別跑，就在這裏。

菊子：秀雄哥兒呢？我有一會沒聽到他聲音了。

貞子：我把他藏起來了，我要等他爸爸回來後嚇他一跳，他出去的時候他還沒有生呢，他總會開起他來的吧。

菊子：當然的囉，我想還會買些糖果或者就是人型面的。我是喜歡人型面的。的爲什麼還不到家呢，他來信上說明到底是那趟車呢？我想不如到車站去等，車站離這裏也不過兩里路。

貞子：現在不要去去了，他也許會打這條路回來。要是，我們可以看的見，你望着好了。（廊上傳來皮鞋的聲音，兩人一驚，一個穿制服的影子停在門邊。貞子慌忙的跑到門邊，又羞又怯的退回室中，紙格子敲了兩下。）

菊子：迎接人呀！阿哥回來了，（衝出去開門，貞子迅速即跪下。）

（門開，警兵前出進，貞子更露皇遽狀，菊子退開。）

貞子：前田先生，啊，你好啊！（鞠躬態度極謙恭）

前田：好，你父親不在家嗎？

貞子：他馬上就回來，他到市上去買東西去了，不過今天請你……（態度露出恐慌，因爲前田常來催租，很兇的）

前田：哈哈，請我……

貞子：是，前田先生，我們的房租……。

前田：你們的房租……

貞子：今天……

前田：今天……

貞子：本來昨天就要送來的，真是對不起你。前田先生我們總是常常欠着，麻煩了

大驚，請你包涵點！

前田：什麼意思，我不懂你。

貞子：不是勞你催過幾次了嗎？以後也許好點，不至於再欠了。要是先生明天來，

那決不會失望的，真是對不起。……（又是鞠躬，腰彎的很低）。

前田：你客氣了，我不是來要房租的。

（貞子菊子都顯出驚訝）

前田：聽說河內一郎先生要回家了，我是來看看他的，有人說他是一個排長。哈哈，你是河內太太了。

貞子：我不大清楚，不過我想還是住在家裏好。河內老先生也須要一個幫忙的人。

前田：誰喜歡到外跑呢？尤其是有家的人啊！你這房子收拾的太好了，比往日來得整潔了，你本來就是這村子裏賢淑女人。

貞子：謝謝你（鞠躬）

前田：菊子小姐！你說對嗎？那一個不誇獎她呢，那個不說河內一郎有福氣。就是你，你能繼續上學，也是虧了她呢？

菊子：唉！前田先生！（但隨即轉首望窗外）啊！靜雲！靜雲！你那兒去？你提着籃子。你媽媽呢？

外邊女人聲音：我到市上去買東西，你家裏的客人回來了沒有呢？

菊子：你該說是主人！一郎就要回來了，他是我們家裏的主人。

前田：對，主人。這家裏快有主人了。

外聲：啊，是我錯了，可是在今天還可以說是客人吧。菊子，我偏要說客人。

菊子：你買什麼？我請你替我買幾個蘋果帶回來，是台灣的，昨天我去買過，沒有。

貞子，我記得一郎喜歡吃桃子，有一次他買了給我的，等你買來了我再給你錢，可以嗎？

前田：她真愛她的阿哥，一郎有這樣的妹妹，我真羨慕。好，我不等了，我回去了，請你替我問候他。

貞子：謝謝你，不再坐一會兒嗎？（鞠躬送至門外）

菊子：你快些回來，我很着急的。

外聲：馬上就會轉來的，不至於讓你失望，再見。

菊子：再見！（菊子回頭見前田已走，貞子一人整理桌子，小擺設。甚詫異）你一人嗎？他幾時走的，我沒有送他，他該又生氣了，我真怕他。

貞子： 我一看見是他，我早慌了。上個星期他來時那樣子我就受不了，只想哭。幸虧今天他不逼迫我。否則，……

菊子： 現在一郎回來了，百事都好了。

貞子： 今天是一郎回來的日子，最好不發生別的事。什麼要賤的，要……都不要再來了，他要看見這個樣子，會不快樂的，……

（院中傳來吵鬧的聲音）

菊子： 聽，什麼事？像是爸爸的聲音。

河內聲： 不行，你不能欺負我！……

外聲： 不行！不是講好了價錢，三毛一個也不能少。

菊子： 又是那個尻九輔生，那個流氓，（跑到外邊）

隣人聲： 河內老先生還能詭你嗎？就是有什麼差池，也請明天再來，今天他兒子就

要回來了。（貞子站立門邊）

外聲：他兒子就是那個當兵去了的嗎？

隣人聲：是的就是那個河內一郎，他去了三年了！

河內聲：欺負我嗎？……

外聲：今天……回來……好。明天我來，請告訴他，我，尻九輔生來看候他過了。

老先生，請你不要見罪！（貞子走回，立神龕前，合手默禱。）

貞子：求神保佑！

菊子聲：爸爸！你是到車站去了麼？這是什麼東西？這樣重？

河內聲：謝謝你！這傢伙真可惡，現在把這些拿進去吧！

隣人的聲音：不要見氣，我來幫你，這些傢伙我全懂的，哈……

（門開時河內在前，隣人與菊子合抬一大包東西，陸續進來，貞子跪於門邊）

貞子：爸爸！你回來啦！

父：本是不打算出去的了，後來一想到……唉！誰知又嘔了一場氣！（捶胸）

貞子：讓我来拿，杉森叔你歇歇吧！

杉森：好了，不要緊。你不要過來，放在那兒呢？

菊子：到底是些什麼東西呢？爸爸！你到那裏去了？

父：就放在這裏，你請坐。（父坐矮桌邊凳上，杉森亦坐。）貞子你打開來，（貞子在加上解包。）

菊子：啊呀！全是書，爸爸，今天買麼多書做什麼？

父：這些書都是在去年的時候沒有錢用，我拿到當舖去當了的。你知道那時貞子的事還沒找到，我的那個小差事又掉了，雜貨舖生意不好，連老板都走了。這些都是一郎的，有些還是他在中學時候的課本，也有些不能拿學校去看的小說。他真是個好讀書的孩子，現在他要回來了，我想他回來後找不到這些書他一定要難過的，所以我趕忙到貞子做事的小商店裏借了一筆錢把這些書籍贖回來了。

。我想他回來後，找不到這書他一定要難過的，貞子你不會怪我嗎？

貞子：爸爸！你太週到了，我只有感激你的！

杉森：啊！原來是爲了這個，對，你作的真好。

貞子：就把這些書擺在這小几上吧！

菊子：太多了，我把這些放在裏邊去，爸爸你說呢？

父：好，我倒都隨你們的便，（菊子捧一堆書由左邊下場）

父：唉！一郎從小就依着我的。他們姊妹四個，只有他長的最像他媽，可憐她又死的太早，那時他才十幾歲。菊兒剛滿三個月，可是他已像一個大人，家裏許多事就他作主了。

杉森：一郎的爲人，我們誰也知道，可是我兄弟的兵役還沒有滿，他們不是一對哥兒倆麼？唉！我說河內先生，你倒好，他是快要回來了，而我兄弟已經到滿州去了兩年，每封信寫來都使人不忍看。

父：滿州，滿州到底是個什麼地方呢？聽說那裏壞得很，土匪很多，支那人不能管理，這我們去也是應該的。

杉森：但我兄弟來信，全不是這樣說的。他說，他不願意在那裏繼續那殘忍的工作了，他說他精神上的痛苦，超過他身體上的。而這些在一個日本人却是不准許說的，我總是把這些信燒了，因為這個要是被人看見是會惹來禍事的。

（貞子已將書理好）

貞子：爸爸你看這樣放好嗎？

父：就是那樣，我還不知道有那麼些事。這究竟是什麼道理呢？支那人我看見過一些，倒是滿講理的。

杉森：要明白這些事當然也不容易，不過還是不談這些事的好，河內先生！譬如一郎這次回來，是不是就不必再去了呢？

父：當然不去了，自從去年官三哥兒死後，我家就剩這一個兒子了，他是不能再離

開家了的。你看我年齡並不大，不過五十三歲，可是力氣就差勁了，貞子究竟是個女人，雖說這兩年虧她，她真是太可憐了。然而又能當得住什麼，貞子！不知怎麼還不見回來，你忙了一天了，你去歇歇吧！

貞子：爸爸我不累！

父：進去，看菊子又在搗什麼鬼！半天不出來！我要你準備東西，你準備好了麼？

貞子：都照着吩咐的做了，杉森先生請多坐一會，我去拿一點茶來！（貞子下）

杉森：你這媳婦真是太好了。我就從來沒有看見過她一次大聲說話，或是皺眉苦臉。

父：她和一郎真是沒有說的，可是自從一郎走後，你也看不見她會像別人一樣哭哭

啼啼，同時也不出去拈花惹草。勤勤懇懇，一心一德，像這樣深含不露，不苟

言笑的賢淑婦人，的確是不多的！

院內賣魚人聲：怎麼沒有人呢？

院內隣婦聲：你要什麼呢？這末大喊小叫的！

杉森：這是我女人，編同誰吵着嗎？

賣魚人聲：又不是我找來的，是約好了的嗎？

杉森：讓我去看看。（起身）

隣婦：誰約你的呢？你走來總得先問一問，就這麼大嚷大叫成個什麼？

父：啊！是……我，是賣魚的吧？……啊！我去，不關係的事（掙扎欲起）

杉森：一樣，你還是歇歇吧！（下）

（貞子菊子同上）

貞子：什麼事？

父：沒有什麼，一個賣魚的，你去買。

賣魚聲：一個老頭子叫我來的，我不知道他姓什麼，叫我怎樣問。

貞子：你還是坐下去吧，我懂得去做。菊子，燒好了的茶；去拿來給爸爸吧！

杉森：（在院中）河內先生，你是要買魚嗎？這魚很新鮮，不錯！

菊子：多買一點吧。

貞子：我知道。(下)

菊子：爸爸，你想得真週到。爸爸，你以爲這魚應該怎樣燒呢？啊，我先去倒茶。

(剛走到內室門口)

隣婦聲：杉森！你看，你看，是誰來了。

杉森：啊呀！望了你一整天了。啊，一郎先生！你好？河內先生，河內先生！令郎

回家了。

菊子：爸爸：哥哥回來了。(急跑到外邊去)

父：菊子等一等我，擇一擇我。……

院內聲音甚嚷：你黑了，蠢武起來了。啊，這是行裝麼？快到屋子裏去！……

父：快叫他進來呀！(已蹣跚的立起)

(隔肩顯出人影走來)

一郎聲：爸爸在屋子裏嗎？

菊子：快走快走！爸爸，啊，哥回來了！

（門開。菊子在前，一郎跟在後邊進來。）

一郎：父親！爸爸！（趨前跪地下）

父：唉！終究看見你了！（摟一郎）

一郎：請你原諒我，三年我都沒有管理家！我太累你了，我只是一個不孝的兒子！

菊子：你們請坐吧。

父：不說這些了，以後讓我們再好好過日子吧。唉！你就是一人回來的嗎？你的東

西呢？

菊子：在外邊，爸爸！有兩口大箱子，貞子在照咐呢。

父：好極了，你不打算再出去了。

一郎：我打算在家裏。當兵雖然是保衛國家，男兒應盡之責，但我家裏已經只剩我

一人，父親養育之恩都還未報呢！

（貞子偕兩挑夫上，挑夫負箱子。）

貞子：請放在這裏。（放箱子）

挑夫：我們走了。再見，一郎先生有事的時候請來照顧。

一郎：不坐坐嗎？好，再見了！

貞子：費心的很。（挑夫下，貞子將門關好。）

菊子：貞子！你過來坐！

貞子：不敢當。爸爸和一郎先談，我去弄點東西來吃。（鞠躬退去）

父：這也不必我說了，你有這麼一個妻子，很多人都羨慕你呢。最好是在家裏開一個小店，貞子也可以幫助你管理，我也可以。菊子呢，仍舊讓她在學校，她可以學看護，或者回來後也可以教教秀雄。呵，秀雄真是一個可愛的娃兒，他真像你啊。秀雄呢？

菊子：貞子把他藏起來了，她要看阿哥記不記的。

父：小孩子氣。快把秀雄找來。

街上女人聲：菊子！桃子買回來了。菊子，好難買。

菊子：不要吵！你來吧！（菊子在窗前向外搖手又招手）爸爸！是我買了幾個桃子給

阿哥。請靜子去買的，靜子來了。請你留下吧！我去找秀雄。（菊子從左門下）

一郎：這妮子長的這末大了，還是怪佻皮的。（迴顧四週作舒適狀）唉！生活太不相同了。

父：你的意見呢？自己來開一個小店的主意你能同意嗎？

一郎：這個主見自然很好，不過家鄉的一切情形我都不大熟悉，我預備看幾天再說。明天也許還有幾個朋友來，他們都是同我一樣的，我們大家都積了一點兒錢，我們準備合伙做點事情。

父：他們是些什麼人呢？

一郎：有木匠，有店員，還有一個作小學教師的。那個木匠的妻子跑了，他很傷心這件事。明天他就會來我這裏。

父：這樣事情多的很。家裏沒有飯吃了，他妻子不跑也不成。你們這次還算好的，沒有開到滿州去。滿州的義勇軍聽說利害的很，隔壁的杉森的兄弟森鷗還不知那年才回來。不好的時候……不過他幸好沒有妻子兒女。唉……打仗的事，又是老遠跑去打別人，自己有什麼好處？多造一羣寡婦孤兒！如果別人打來的話，那倒是不同。

一郎：這個父親倒不很清楚。我們的長官是常常這末告訴我們的：支那那個國家實在弄得不好，尤其是他們的政府沒有能力去振興，只想依靠英美，而英美是白種人，我們要不去剷滅中國，支那會亡國於白種人的。支那是一個富庶的國家，我們應該去幫他們弄好。

父：這些話我也聽過不知多少了，滿州我們也佔領了六年了，難道滿洲的人民全是

共產黨嗎？

廊上傳來女人聲：小菊！小菊！（靜子手挽小籃上，露驚惶狀，急斂其活潑憨笑，深深鞠躬了。）

靜子：真是冒昧得很，河內先生！我不知道你在房子裏，一郎先生，你剛回來啦！請原諒我吧！我是來找菊子的！

一郎：你長大了。請你不必客氣吧，你不記得我們從河邊捉螃蟹嗎？你那時梳兩根辮子。

父：靜子今年結了婚，他丈夫就是那個中學校的籃球選手，他現在電車上賣票。

靜子：怎麼不記得，從前的事都像在眼前一樣。你不是常常講故事給我聽嗎？你喜歡讀小說。（漸漸恢復其活潑自然。）

父：一郎！你的書都還在那裏，我們從來沒有動過。

一郎：真的，有幾本書是我喜歡的。那個托爾斯泰，這是一個俄國的作家，真是偉

大的人呵！

靜子：以後又有聽故事的機會了。（貞子與小菊捧茶上）

小菊：靜子！你替我買的桃子呢？

靜子：你不問，我幾乎忘了！啊！在這裏，一郎，這是桃子要我買的，你一定要吃

啊！（貞子將茶放好）

貞子：爸爸，你先請，我再去取（下）

靜子：我來幫你（將籃放下，隨下）

小菊子：阿哥，這桃子，你看多好啊，是支那的，我知道你歡喜。

一郎：我也替你買來你歡喜的東西回來了，不信我拿給你（一郎開箱子）

小菊：我猜的到，一定是人型面。

一郎：爸爸，我替你也買的有，你看這是俄國的皮子，這帽子戴戴吧！

小菊：好極了（小菊爲其父戴）

(貞子與靜子上。盤子內置瓶)

靜子：好極了，河內先生，你戴起這帽子，像一個紳士了！

一郎：小菊！這個你拿去，你想人型面麼，我忘記買了，但我仍舊可以買的。

靜子：一付手套，一付絨手套！今年過年的時候，大家都要望着你的手了，你的同

學將都羨慕你。

小菊：謝謝你，我喜歡手套。

一郎：靜子姑娘，你不嫌棄我麼？這把梳子是我還給你的，你拿去做個紀念吧。

靜子：(鞠躬)謝謝！我一定永遠保留。

小菊：貞子呢？

一郎：貞子，我什麼都沒給你帶，你原諒我嗎？我將一郎帶回來給你了。

貞子：謝謝！謝謝！(鞠躬)

靜子：我要回去了，明天我再來看你，河內先生，再見。(鞠躬)

貞子：你吃一點東西吧。

靜子：不吃了，再見。（下）

父：一郎！你吃一點餅吧，我要休息一下去了。我已跑了半天，等下我再來。

菊子：我陪你去。

一郎：爸爸！我還有許多正事都沒同你談呢。

父：晚上再商量吧，好在現在時間多的很呢。

一郎：好，那就晚上再告訴你。

父：我一下就來的。

貞子：不要我送去嗎。

父：不要，小菊就夠了。

（父與小菊下，兩人無語，貞子弄了一下桌上的東西，又去望像片，又念回首

走至窗前，外望。）

一郎：貞子！

貞子：（受驚的回過頭來鞠躬。）

一郎：貞子！你過來，你該同我說話了，而且也要給一個機會給我。我須要向你道

歉呢！

貞子：請你莫分彼此吧，我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怎樣做。一郎，有生以來，這是我最快樂的一天，一郎，你不走了吧！答應我！

一郎：不走了，爲什麼還要離開你呢，貞子。我替你買了最好的東西，來看。（將一圍巾打開，圍在貞子肩上。）我這顏色一點也沒有買錯，太調和了。貞子，爲什麼三年的時光，沒有使你老去呢？

貞子：那大約因爲有一郎的關係，不敢老去呵。但如果一郎再離開，那就不知……

一郎：不准說這些話。

貞子：我不說了，我相信你。我將依着你，盡我的生命幫助你，爲你效勞。

一郎：爲着我們倆個。

貞子：不，不只倆個，我去領秀雄來，你一定愛他的，他就同你一個樣子。

一郎：你不歇一下麼，我還要同你說幾句話。

貞子：等下再說吧，你不喜歡看你的兒子麼？

一郎：好，你先去！

貞子：馬上就會回來的（急跑至門邊，廊上也忽然傳來跑步聲，人影一下就站在門邊了。）

聲音：這是河內一郎家麼？

（貞子吓得站在一邊）

一郎：是的，你問做什麼？

聲音：有緊急命令，從區裏來的。

一郎：什麼？（去開門）

貞子：天啊！（區內郵差進）

區內郵差：要收條。（將信件給一郎）

貞子：什麼事啊？

（一郎急打收條給郵差）

區內郵差：敬禮！（退下）

貞子：什麼事呵？

（一郎急閱讀召集令。神色猛變，無語，佇立室中。）

貞子：什麼事呵？（奪召集令去看）

『召集在鄉軍人令

廣溝橋……凡在鄉軍人，着即一律於收到該令後即日赴該區報到，以便編制

……』

貞子：天啊！（撲倒）

(外邊吹進軍號)

杉森：(在院中)又在開隊伍了，聽說是去打支那的。

其他人聲：中日戰爭爆發了！流血開始了。好男兒都要上前線去，替大和民族爭

光，替天皇陛下盡忠。

杉森：河內先生！河內先生！

(父親踉蹌上，菊子隨後)

父：什麼事？什麼事？

一郎：爸爸！(緊緊抱其父)爸爸！我又要走了！

父：不行，不行！我就這一個兒子。

(貞子從地上躍起)

貞子：等等！我去找秀雄哥兒，你還沒有看見他呢(貞子急跑去，哭聲。)

父：不行，不行，我就這一個兒子。

——幕下——

第

二

幕

時：一九三八年二月

地：晉北被日本佔後之村莊

人：河內一郎

清水

吉岡

老農

排長

日兵四人

中國女人

農民一羣

景：左邊有一小屋，頽垣，由窗中透出屋內燈光。院外有石井，枯樹參差。新月懸
天空，隱約露遠山。

幕未啓時內吹口哨一曲。

幕啓時，一郎坐地下就窗內射出之光玩紙牌。吉岡蹲在他旁邊看。

吉：不對，不對，這不是洋傘嗎？

（一郎不理，又一張一張從手裏拿出，再翻開地下的牌，找同樣的。）

吉：你看，你心到那裏去了，這不是你剛剛翻開過的五嗎？又會忘了，倒霉。

一郎：你別望我吧，我不欠你的債。

（一郎把牌丟開，劃火柴抽烟。吉岡去拾，忽聞台後脚步聲甚雜。）

吉：哼，是他們抬酒來了，聽說山西酒是中國頂好頂好的。看錶！看還差多少時間

交班，這夜晚真冷啊！

一郎：八點三十五分

吉：來，這牌你拿去，賭個什麼，來一次。

一郎：不，我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好賭了。

吉：不，有的有的，把你的那寶具拿出來吧。

一郎：……什麼？

吉：哈哈……：……那張像片拿出來看看成嗎？是你老婆吧？纏緜呢，可惜……

一郎：……你還敢說下去！……

吉：來不來？

一郎：……流氓！

吉：哼，你罵我，就憑你有個老婆麼？老婆，什麼了不得！有本領別在我面前兜，

把得牢就得了。

一郎：……八格亞魯！（一耳光打去）

吉：你，你，你打我，我不怕的！（衝來扭着他，趁一郎不備推倒了他，一郎反

抗，兩人扭在一塊。）

吉：八格亞魯，揍你，沒良心的……沒廉恥的……（清水悄步上，看兩人撕打，欲

勸又止，忽變計莊聲說話。）

清：排長要來了，還打，快快準備。

（二人即起立整裝，清水巡視自語。）

清：八格，游擊隊，游擊隊，就在四近，五里，五里，排長爲什麼還不來？……

吉：游擊隊？（跳在一邊）我不要游擊隊，不要，走吧！走吧！……

一郎：討厭，成天鬧游擊隊。

吉：（在台上四方鑽走）走吧，走吧，到那裏去呢？躲起來吧。

（排長上，注視三人）

吉：遊……遊……擊……隊……隊……

排：……什麼？

清：報告，他說夢話，他常常說的。

吉：不，……是……是……他……

排：不准亂說，謹慎一點好了，這裏不怕。

吉：不怕？遊擊隊？……………

排：對。怕什麼。

清、一、吉：是。

（排長至台後入小屋）

吉：怎麼回事……………

清：（笑學吉聲音）不要，遊擊隊，不要，哈……………

吉：你，……………你好……………和我開玩笑！好的很……………

一郎：開玩笑，總有一天會來的。

吉：來就來，來了就幹。

清：得了，（學吉樣）走吧，走吧，遊擊隊不要……………

（吉欲追打清水，時室內燈光忽然大亮，吉急趨至窗邊）

吉： 嘿，來看呀！

清： 排長嗎？

吉： 山西的酒，這是支那頂好頂好的。

清： 還有誰？

吉： 多着啦，三排長也在這兒。還有……清水！你知道嗎？屋子後邊還關的有

……哈……（作怪樣）懂得嗎？

一郎： 站住！（舉槍，朝暗中）

（吉與清都嚇一跳，一中國老農抖搜由暗中摸索出）

農： 是我，老……爺。

清： 你，你跑來做什麼？

農： 老爺，我……

吉： 八格，你，遊擊隊，你……（趨前打農）

農：不是，……老爺，我送……一點柴來，天氣太……太冷了。（抖戰，至台中放下柴枝。）

清：很冷，對，很冷。

一郎：這個老頭子，我看——你敢跑來，你要什麼？

農：我送柴來的。

吉：八格亞魯，這老頭一定是探子！（踢他）

農：老爺，不敢，我還有點酒，酒，老爺……

一郎：不准你來！

吉：酒，酒，是山西的麼？

清：去你的！

吉：要是頂好頂好的，就拿來。

農：是，是……（逡巡下）

「他……他……」

「這個人是沒有良心的！」

「……」

「……」

「……」

「……」

「……」

「……」

「……」

「……」

一郎：……她生活靠着誰呢？

清：……她靠着我一個人小兄弟，他是作剃頭匠的。

一郎：……家裏沒有別的人了嗎？

清：……有的，只可惜都死了。大哥是病死的，二哥是犧牲在上海，那個什麼一二八，可憐他……那些可惡的廣東軍。

吉：……離了，醉了。哈……你們快來看！

清：……排長嗎？

吉：……哈哈……還在拿瓶子自己灌。

一郎：……人是變了的，不過太快了……

清：……他們說話嗎？

吉：……不說話，大家都不說話。

清：……告訴我，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吉：望着，我說不清，什麼地方都沒有看吧。那眼睛，昏昏的，啊呀！完全都紅了。

清：那鬍鬚呢，那威嚴的，是一個很好的鬍鬚呀！

吉：有一邊掉下來了。威嚴，不，簡直像個可憐的人。我怕看他們，我不敢看了。

一郎：依我，連這塊地方我也不願蹲下去了。

吉：得了，又是家鄉啦，我看你這想思病害到什麼是候。

一郎：你管得着我麼？

清：家鄉，家鄉……不與你！

吉：嘿，不要鬧，三個五個。八格，真精，有三個是繃了足的！

一郎：人都成了野獸了。

清：漂亮嗎？

吉：不，看不清楚，頭髮亂蓬起，衣服也歪在一邊，扯亂了，還有一些草，不，不

漂亮。

一郎：誰還管這些。

清：她們在作什麼？

吉：她們還能作什麼，直楞起眼睛。八格，那小的在望我呢，她，她，她皮膚很白，看，看錢呀。

（室內傳出低低哼着的歌曲。有頃）

一郎：（起立徘徊，大聲說話）我討厭這聲音！

吉：我也討厭，要幹就幹，痛痛快快，不好嗎？

清：什麼酒的，唱的，女人的……

吉：還末多做作，他們不看見那後邊等着的人呢，那末一羣。這村子的女人都跑光了，就剩下這幾個，不是還有一個老的吗？

一郎：不准你說下去！

吉：好，你有老婆，你等着她吧。

清：算了，算了，我們還是注意一下外邊吧。站住！你又跑來作什麼？

（老農攜酒上）

農：那位老爺他說要……這是山西汾酒。

一郎：拿來！（一手搶過）

清：你是從不喝酒的。

吉：我是天天喝酒的（大喝）。

一郎：去，站在這裏幹什麼，你探望些什麼？

農：沒有，不敢，老爺，我閨女在屋裏，請你開恩，我就這一個……

吉：還不算賞恩嗎？咱們是，是大日本帝國的皇軍呀……

農：……

一郎：你還不走，你兒子是游擊隊，你來刺探嗎？你這該死的囚徒！（擲一柴枝打

去)

農：不是……(狼狽下)

清：我看這村子不安，維持會也沒弄好，光靠那幾聲砲就真能嚇走他們嗎？我們還是巡查巡查去。

吉：你有本事，你去，那黑地裏誰敢去走，藏幾個人你能知道嗎？

清：大日本帝國的皇軍就這末胆怯嗎？

吉：我不去。大夥兒全在屋子裏喝酒，快活，你們坐在這裏烘火，看月亮，我死也不去！

一郎：我也不去，喝呀！三個人是沒有用的！

清：讓我一人去。(慢慢下)

一郎：好吧！有東西等着你的。唉！什麼生活！白天，灰塵，夜晚，寒冷。燒殺，血肉，世界上就只有互相的仇恨嗎？

吉：我是對誰也沒有仇恨的，但我恨支那人，因為他們是殘忍的，聽說只要把我們的人抓去了就砍頭，不是就挖心，野蠻的民族呀！

（屋內中國女人喊叫聲，吉又趨至窗前，跟着有桌椅板凳移動聲。）

吉：她在咬他，她瘋了，他也瘋了。

一郎：什麼世界！

吉：她在打人了，哈……他們拖住了她。

（清水上）

清：什麼事，什麼事，（亦趨至窗前）要真有支那的軍隊來，這樣是要完結的。

吉：新的人又上去了，哈，那女人的肚子露出來了。

一郎：該死！我不能忍受了！

清：這日子將還有多長呢？戰爭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呢？

一郎：停止，除非中國投降。

清：七個月來了，我們就像海一樣的，走到那裏，那裏就被吞滅，人畜房屋跟着土地毀壞了。可是中國人還不肯投降，真是嗜殺的中國人啊！

吉：來了，排長來了。

（排長扶醉上，後邊有兩日兵扶着，排長唱）

排長：哈……看呀，那眼睛，羊一樣的，呀，什麼，水，眼淚，你流眼淚了，好，流吧，讓大夥兒流吧！嘿，你是誰？

一郎：報告排長！河內一郎。

排長：河內一郎，什麼河內一郎，你望我，反對我嗎？

一郎：不敢反對，我不喜歡這種生活。

排長：生活，你懂得生活，你也要生活，哈……

一郎：是的，我要生活，我要和平的生活，健康的生活。

排長：瞎說，我不准你說這些！戰爭，征服和毀滅，就是我們的生活，我們生活的

目的。你懂得什麼！

清：排長！你醉了，請休息一下吧。

排長：醉了，哈……我醉了，醉不就是生活麼？拿酒來，讓我去醉吧！（囁）

『請把酒桶做我枕，

酒瓶放在我的腳下，

明早再來吧，朋友，

試着酒在我的肚內，

還是我死在酒底下？』

哈……我醉了，沒有，沒有，酒，拿酒來！

清：扶排長進去睡。

排長：不，誰敢來拖我？不行！我不走！我要留在這裏。我要告訴連長。我告訴他，我吃了酒。我強姦了支那女人。她望着我，求我饒了她，像一個就刑前的婦

羊。嚇壞了，哭了……天呀！我說不清。……聽，什麼響！是槍聲！弟兄們，衝呀！殺呀！衝向前去！殺，殺，殺，把火點起來吧！不准拖我！

（兩員兵扶排長下，係舞台前的左邊）

吉：（從牆邊跳出）第八次了，哭你的去吧！他一定要哭的，這種膿包，還做排長！

一郎：好，讓大家都變了吧。酒，酒在那裏？（喝酒）忘記了一切吧，我要忘記……

清：唉！排長本是一個很快樂的人，現在却……總有一天他要受到懲治的！

吉：懲治，誰還怕懲治，今朝有酒今朝醉！腦袋瓜子也朝不保夕，還怕懲治！啊呀，你們看，來看呀！多少人在那裏搶，衣服全撕開了，走吧，我不要最後的。

（吉不顧一切的跳躍而進）

清：交班還不到時間呢！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臥格，這些雜種們！

一郎：這生活什麼時候才得完呢？支那軍的生活是這樣麼？他們一定也該咀咒戰爭了！

清：他們也許更苦吧！我們的砲火飛機太利害了。

一郎：他們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

清：看着自己的土地被人侵佔，人民被人屠殺，父母妻子，不能保他安全，不將更要愁苦麼？

一郎：他們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人民是他們的。不管他們走到那裏，遇着全是一個國家裏的人，全是自己的弟兄啊！

清：那些維持會的人呢，那些漢奸呢？不都變成了我們的人民麼？

一郎：到底有多少漢奸呢？就是維持會的人又怎能全是真的爲着我們皇軍，他們有些還不是表面上是這樣，肚子裏又那樣，唉！你要明白，他們是中國人呀！

清：對，而我們却並不能把他殺盡，這些什麼遊擊隊，就同滿州的義勇軍一樣，四方八面的就起來了。

一郎：他們縱然是死了，也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而我們呢，清水？春天已過來

了，櫻花要開了，在我的家鄉，有一條小小的河流，河邊上有矮的松樹。淺草是發香的，那上面有蝴蝶飛來飛去。要是到了夏天，我們也不能在橫須戶洗澡水澡了，……我要回去……啊！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父親，我的家……他們望着我啦……

清：一定可以回去的，當我們戰勝以後。

一郎：這是有把握的嗎？

清：也許……

一郎：不會的，我一定會埋在支那的土地上。這些不生草的黃土，這裏是有野狗的。我會被支那人捉去，他們會同野狗一樣的搶着我的心吃。啊，我不會再回到家裏了，我不會再回到家裏了！

（屋內女人叫聲）

女聲：……你們這羣野獸，無恥的野獸，這是我的家呀！

(推撞聲，日兵罵聲)

一郎：家……家……家(狂飲)哈……(狂笑)

清：你醉了，你要發瘋了。

一郎：發瘋，真能夠發瘋，倒也好了。我想人到了發瘋是會忘去一切苦痛的，我要發瘋……

清：你應該節制一點，爲了你的家。

一郎：家……家……家……讓我老實告訴你吧。已經有命令來了，在華的軍人全不准回去了，說是有病哪……可是誰容許大家去強姦支那女人的？

清：這能是真的嗎？我不相信。

一郎：我聽說的，這一定是真的，我沒有家了。我是一個沒有家的人，我要……
(一女人披髮衝出發狂的哭叫。)

女：爸爸呀！爸爸呀！我不能活了。鬼子兵……鬼子兵……我要殺死他，我要

報仇，爸爸我要呀……

（女人消失在黑暗裏，有一日兵追上。）

日兵：叭格啞嚕，打她，槍斃她，不識抬舉……

（日兵呢喃的倒在躑邊睡了）

清：該死的東西！（望日兵，以腳踢他。）

女聲：（在暗中）我要報仇，我要把鬼子兵殺盡！

（聲漸遠）

一郎：（佇立半天後狂叫）我要去看她，我要……你往那裏跑？（一郎追下）

清：不行，一郎，你不能走，你往那裏走，你瘋了嗎？啊！屋子裏的人都睡了麼？

全睡了，還有三個，該死的東西！啊，火也熄了，夜晚真寒冷呵。這戰爭倒底

是爲了什麼呢？（飲酒）

（暗中傳來女人哭聲，掙扎聲）

女聲：我不怕你，啊啲………啊啲！無恥的東西。爸爸………

清：怎麼回事呢？一郎！一郎！

外邊人聲：來了，捉活的呀！（槍聲發，遠近喊聲振天）

（一郎亂服逃上）

一郎：游擊隊，游……擊……隊，快……報告去。

（兩人亂射槍彈）

清：右邊……右邊，敵人是從右邊來的………

一郎：去報告呀！

清：混球！（踢醉的日兵）起來！（朝窗內）敵人來了呀！支那人來了呀！連長呢

？（室內傳出一陣哄鬧之聲，日兵衝出。）

兵：殺呀，衝！………（清下）

（一郎左右開槍，日兵協助之）

暗中人聲：勞動者不打勞動者！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軍閥！

放下槍來，我們優待俘虜！

（室內突發槍聲，室內也喊着）

室內人聲：網上，網上，當心！當心！

（遠近聞斷斷續續的槍聲及喊叫聲。）

遠近人聲：反對侵略法西斯蒂！

勞動者聯合起來！

日本的勞動弟兄們，認準敵人，掉轉槍口！

（日兵朝室內方向放槍，一郎朝暗處放槍，醉兵亦起，拔短刀助威。）

一郎：打呀！打這些中國野獸！這些殺人的……（一郎彈盡，與日兵狼狽相顧，

拔刀怒視暗處。）

日兵：我們完了，真該死！

一郎：不要怕，就憑這短刀還要殺他幾個呢！

（暗處人聲逼近，室內亦更嘈雜。）

人聲：優待俘虜！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決不殺俘虜的！

圍上去！圍上去！

窮苦弟兄是一家，戰爭只是爲了少數的軍閥的！

放下刀來！

（七八個著農民裝的人從暗中圍上，老農擁女亦隨上）

一郎：敢來！

日兵：誰敢動。

（衆人一聲吼，齊擁上，一郎與日兵亂刺，數人受傷，一郎見勢不敵，以刀自刺，並召告二日兵）

一郎：把自己殺掉吧！支那人是要砍頭的！

（一郎倒地就逮，二日兵亦受傷就逮。）

女：我是要報仇的，我要咬他們的肉！

一郎：（咬牙大叫）快刺掉我吧！我不要作俘虜，我不要作俘虜！

衆人：屋裏去！屋裏去！喊醫生來，喊醫生來！

——幕下——

第二幕完

第

三

幕

時：一九三八年五月

地：傷兵醫院之臨時換藥室。

人：傷兵甲、乙、丙、丁、戊。

看護

醫生

李小姐（醫院之臨時看護）

張排長

河內一郎

山本

兩小孩（戰地工作團團員）

幕：換藥室，後排及台右置長椅，椅上散坐輕傷兵五人，後排窗戶大開，隱約可見

廊上之圓柱，遠遠白雲。台右前方之門，時開時關，傷兵不時擠來。幕開時，

看護在台左之門口，向內大聲說話。

看護：同志們！請候一候，醫生都上病房去了，一會兒就來的，請不要急。（下）

傷兵甲：在病房老等他，他又不去。老子到這裏來等了，又不來。老張，咱們上街去。換藥的事，明天再講吧。

傷兵乙：我不去，昨天也是去聽戲了，沒趕上，這傷口老是不生肌，癢得很，奶奶個雄，要不，他媽藏了一個跳蚤在裏面。

傷兵丙：沒關係，你是快好了，好了還可以上火線去報仇。可是我，我雖說也快好了，却只能夠住休養院。一個人缺了一條腿，還有什麼用，莫說不能吃糧，就是這一生也完了。

傷兵乙：你住了多久了，好像我一來就看見你在這裏似的。

傷兵丙：三個多月了，天天看見人來人去，心裏急得什麼似的。

傷兵丁：你的家哩？

傷兵丙：家？家鄉早被日本人佔去了，我是河北××人。就是不給佔去，那裏也沒
有我的家，一沒有老婆，二沒有兒子，上無片瓦，下無寸地，算什麼家！

（正當這時，凌小姐從台右上）

傷兵甲：哦！是凌小姐，不是說你病了麼？怎麼今天又來了？

凌：是的，我是有點兒傷風，可是不來呆在家裏更悶得慌。

傷兵丁：凌小姐！聽說你並不是作看護的，你是什麼學校的學生，不是嗎？

凌：還沒換藥嗎？是的，我是北平的，學生，從前我沒學過看護，我一看見那膿呀
血的就害怕，可是現在我也慣了。我覺得每天能到這裏來，幫幫你們換藥，再
替你們寫些信，同你們談談，我是感覺最快樂的事，因為你們都是為國家貢獻
了生命的光榮的戰士呵！

傷兵甲：別提啦！打仗是軍人的本分，帶點彩算得什麼！老是什麼光榮不光榮的，
豈不知我們全是些老粗，肚子裏一點墨水也沒有，真丟人！

傷兵戊： 只要你安分一點，少跑兩趟街，少生兩回事就好了。

傷兵乙： 他才不聽說呢！

凌： 不，他好得很！他進步多了！

（李小姐從台右上）

李： 誰進步啦？你們又在討論些什麼？

凌： 噢！沒討論什麼！聽說你們昨天開了個座談會，你發表了些什麼意見？（向傷

兵甲，甲將頭朝向另一面。）

傷兵丙： 還不是講台兒莊的事，總之，與我沒分，我又不能再上火線了。

傷兵乙： 你老是這樣灰心。不成，你還能作旁的事。

李： 對呀！我叫你，昨天你的五個字都記住了沒有？

傷兵丙： 記住了，你給我的那本畫報，我看過了！還是有一半字不認識！真是謝謝

你！比牛還笨的一些人，虧你們真耐煩。

（左門有一看護上）

看護：醫生馬上就來的，請你們不要出去吧！噢，凌小姐，李小姐，你們都來了！昨天又送了一批人來，今天忙極了，趕快來幫忙吧，把這病房弄清楚，就好到這邊來了。今天還有三百多輕傷，要換藥。

凌：好，去吧！

李：等等來看你們，噢，我特意給你們帶來幾張畫報，留在這裏你們看吧！

（凌，李，看護齊下）

傷兵丁：（笑）只要凌小姐一來就有一點規矩啦！

傷兵戊：我猜你的意思不是指的我，那麼是誰呢？

傷兵丁：你心裏有數就得了，誰面孔紅紅的，就是誰有虧心事。

傷兵甲：誰有虧心事？

傷兵丁：我又沒說你，只要癩蛤蟆不想吃天鵝肉就平安了。不過，我看凌小姐對你

倒頂不錯！要是我，我就拚着碰個釘子，我就不相信他們真有什麼寶貴。

傷兵甲：你再說，老子撻你！

傷兵丙：不要亂說吧，人家真是不嫌咱們髒，粗魯，你知道人家爲了什麼？還不是爲了替國家做事嗎？

傷兵丁：你們看，她們兩人誰長的標緻？依我說，還是李小姐漂亮，可惜她頸子上又有那麼大一條疤。

傷兵丙：她那條疤，說起來還是名譽的傷呢。

傷兵乙：難道也是日本人砍的麼？

傷兵丙：可不是。

傷兵丁：好傢伙，你清楚，那倒要聽聽。

傷兵丙：聽聽，得拿點什麼來。

傷兵丁：那容易，等等李小姐來，我要請多教你幾個字，或者，我說你聽壞了，她

一定會替你摸摸的。

傷兵乙：不要開玩笑，還是講你的吧。什麼了不得的事，要賣關子。

甲、戊、等：講呀！講呀！

傷兵丙：好，我講，咳，我講。

眾傷兵：講呀！快點！

傷兵丙：不急，不急，那是因為從前那個什麼山本的，前次你們不是看見過的嗎？

嘿，那東西真兇。

傷兵甲：兇個鳥，亡國奴樣子。他兇，什麼地方兇？

傷兵丙：你懂得屁，當他抬到這裏來的時候，死樣活氣，都快死了，有三處傷口。

那時傷兵真多，醫生又沒有空，李小姐就走攏去，替他包紮。誰知那没人性的

傢伙，抽出一把小刀來就刺，要不是衛兵來得快，李小姐可真危險。

傷兵丁：要我那時在面前，我一定先銃了他。

傷兵丙：可不是，當初醫院都翻了，誰不要咬他的肉。可是衛兵保護着他，後來還讓他住頂好的房間，吃得比我們也好。說得漂亮，什麼優待俘虜。

傷兵甲：大約打中國打得有功，我們中國人沒出息，我們受了傷還比不上鬼子享福，倒還是作鬼子兵享福。

傷兵乙：不能這麼說，優待他們是什麼……什麼爭取……不對，是……瓦解，瓦解就是拆散的意思吧……

傷兵丙：李小姐受的傷並不重，兩個星期就好了，可是留下這末一條要命的疤。

傷兵戊：山本呢？

傷兵丙：聽說那個傢伙在被俘的時候就刺傷了兩個兵士，他自己還刺傷了自己，他以爲他會死的，誰知現在倒好了。

傷兵乙：聽說好些日本俘虜都投降了。

傷兵甲：投降，誰又敢担保那些狼心狗肺的，不再變心呢！

（余醫生偕看護及凌李二小姐上，看護推裝藥的小車，並捧紗布棉花等。）

余醫生：各位同志好。

衆傷兵：好，只是幾時出院？

余：快了，過幾天就會有人來分派你們的，歸隊的歸隊，回家的回家，想不到你們好得這末快。

李：聽說你們要走，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受。真好笑，難道你們一輩子都當傷兵住醫院麼？

（醫生等依次換藥，甲乙換好出去時）

凌：今天晚上有火炬遊行，我們院裏還開晚會！有服務團的同志們來唱大鼓，演戲，真好看，所以我以爲同志們還是早些回院的好。

傷兵甲：根本我就不出去。

李：俱樂部裏又新買了乒乓球，快打去吧。

傷兵甲：誰高興玩那小球顆子。（下）

傷兵乙：李小姐，你這幾本畫報我拿去了，等下還你。

李：不要還了，你看完就送給別人看吧。

傷兵乙：好，等下再見吧，我還有信要請你寫呢。（下）

余：自從你們來了之後，我們俱樂部的工作跟着充實起來。弟兄們真進步不少，我們管理上也便當多了。

凌：那都是院長和各位醫官護士的力量，我們算得什麼！

看護：呵！你真會說話，我們是笨極了，換換藥囉咧！

凌：那有的事，我就感覺到我自從到醫院裏來，學會了不少東西。

李：真是的，沒有來以前，一點什麼也不懂，現在固然也說不上懂什麼，不過自己感覺比以前稍微有一點用了似的。

余：能力是從工作中鍛鍊出來的（向傷兵戊）你不要出去了，我看你昨天還好一點

，休息休息吧。

傷兵戊：我怎麼也不敢挨牠，唉，又壞了，這末一點小傷老不好，真急死人了。

看護：急當然是不行的，總得耐煩點兒養。

傷兵戊：養！養……（下）

余：還有人呢，去叫他們來呀！

傷兵丙：剛才還多幾個，等不來，又走了。

看護：我找他們去，我先看見廊上就有不少的。

李：如果這裏的事要不多，我還是到病房去看看，不知道可以麼？（欲下）

（後台喊聲雜起）

聲A：打死他！打死鬼子！

聲B：把我的娘還來！可憐媽八十多歲了，你們還要殺掉她。我要我的田地。

李：什麼事，讓我去看看。

(李剛走到門口，看護圍上)

看護：不好了，好些傷兵圍住那兩個日本俘虜，要打他呢！

李：不要緊，我同他們講講去。

凌：我也去。(全下)

傷兵丁：好熱鬧，我走了。(下)

傷兵丙：讓他們吃吃虧也好，我這條腿是誰拿去的，不是日本人拿去的麼，噯！打

下他一隻腿來也好。

余：爲什麼要讓他們自己來呢！

看護：有衛士一道來的，可是那批傢伙真不講理。

傷兵丙：哈哈……也許就是那個山本吧。我倒要看他現在還兇不兇？(跛行下)

看護：張排長在那裏解釋，可是有些人就不聽。

余：這些傢伙都是唯恐天下不亂的。

看護：也不能太怪他們了，可憐他們家破人亡的，自己成天在火線上受那些大砲飛機的威脅，吃沒吃的，住沒住的，提起來我也恨呢，恨不得打他們一頓。

余：請問你，他們的生活同我們的士兵不是一個樣麼？他們的家呢？

看護：誰叫他打我們的呢，這是不能饒恕的。

余：不過這些俘虜並不想打我們，我們要認清我們的敵人，要打我們的只是日本帝國主義。

看護：可是……

（門外又一陣鬧聲，二衛士偕山本，一郎上）

余：呵！是二位先生，請坐請坐。（二人無語坐下）

凌聲：（在外邊）既然明白了是自己弟兄，還要打麼？打自己的弟兄應該嗎？

衆聲：不應該。

又有聲：我們認他是弟兄，可是他將來一回去又會打我們的，他們並不認我們是弟

兄呀！

看護：…… 嬌們真能幹，讓我去看吧。

凌：…… 他們同我們一樣，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他們全是受壓迫開到中國來的。他們的家庭，他們自己的生命金錢犧牲在戰爭上，並且還沒有代價，所以他們比我們更痛心，我們應該同他們聯合起來，一齊打倒萬惡的法西斯，日本帝國主義！

衆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凌：…… 所以諸位應該好好愛惜身體，重上前線，繼續你們光榮的歷史，爲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而流最後一滴血。

衆聲：…… 對！重上前線去殺敵呀！爭取解放！

張排長：…… 那末，你們散了吧，不要擠在這路口，等一下開晚會，我們看戲好不好？

衆聲：…… 好。（又一陣哄哄之聲，聲漸遠，消停，凌、李、看護、張排長上）

張：二位受驚了，請你們二位原諒他們，他們只是一時的衝動，現在完全明白了。

凌：二位的傷快完全好了吧？

看護：傷口痊愈後，是否要回國呢？

衛士：請大夫替他們換藥吧，這裏還有一封信是團參謀長給我帶來的。

余：（看信）呵，懂得了，明白了。只是……張排長，你來看，這事可容易辦到？

張：什麼事，讓我看，（看信）呵，這還不容易呢。如果沒有剛才這一鬧，也許，依我看，兩位小姐也無妨知道知道，怕還要借重二位幫忙呢。

余：很好，很對，請二位小姐看看信吧。

凌、李：什麼事？（同看信）呵、

張：你們的意見呢？（望山本、一郎）

凌：慢慢地來吧，且試試看。（望山本、一郎。）

李：我以爲或許有希望的。（望山本、一郎）余醫生，我們現在就替二位換藥吧，

看護小姐，請你倒一點開水來，我想二位客人一定很渴了。兩位衛士先生也請到門房去歇歇，這裏的事，全有我們來照應。

余：很對，很對，你們在外面等着去吧，他們回去時，再叫你們來好了。（對日兵）這裏有烟，要一根麼？請不必客氣。

看護：我知道你們二位都是喜歡抽煙的。我身上有火柴，不必客氣吧。

（山本、一郎略現躊躇即接過香烟及火柴。）

余：現在先請一郎先生坐過這邊來，呵，我忘記介紹了，這是婦女慰勞會的凌小姐和李小姐，每天派到我們這裏來幫忙的。她們都是大學生，可以談談的。

一郎：謝謝，謝謝！

（凌與看護助醫生解紮帶，一郎表示不安，亦自己相助。）

凌：請不要動吧，唉！看這傷痕，想來從前是很危險的，這一條口很深的吧。

余：可不是，不過他到醫院來的時候，已經脫離危險了。據說當時是很危險的，如

果再深一點兒，就刺入氣管了。一郎先生，我想你那時一定什麼都不要了，你的父母妻子都不在你的心中了吧？

（一郎深深嘆氣）

一郎：不要談這個了，我覺得非常後悔，從前我恨中國人，看不起中國人，現在我明白了，我才不配做一個中國人。

看護：我不懂你的話。

一郎：我到過中國兵隊裏，他們都像弟兄一樣，和氣，快樂，有風紀。我看見過那些農民，他們都誠實，樸素。我到了你們這裏，你們都這樣仁慈，把我當親兄弟一樣看，唉……

凌：因為我們對你的生活是同情的，你的生活並不好呀！要不是戰爭，要不是你們的軍閥來侵略中國，你不是很快樂的在家庭裏，在你父親的膝下嗎？

看護：聽說你還有一個賢惠的太太，是麼？那末，你有小孩麼？

一郎：有一個小孩。

看護：幾歲了？

一郎：三歲了。

凌：那一定乖得很，長得像他媽媽吧？

一郎：看相片是一個很好玩的小孩。

凌：難道本來的樣兒不好玩麼？

一郎：不，不知道，我還沒有看見他呢，他，他到現在還不認識他爸爸呢！唉！……

……：只怕我們永遠見不到面了，唉！……

余：王小姐，請你替他拿點橡皮膏貼上吧，不必用綳帶了，山本先生，請你也過這

邊來坐。

凌：不要難受，你們的傷好了，我們可以送你回國去的。

一郎：不行的，不行的。

余：李小姐，你招扶着山本先生一點兒吧。

李：好的，山本先生，我想你不……呵，請過這邊來坐。

余：山本先生！你一句話也不說，你今天生病了麼？讓我替你們捫脈吧。

山本：我沒有病，只是心裏難受得很。

李：大約因為他們得罪了你。

余：好，請坐好，李小姐，請站在那邊，這個給你。

看護：（向李）還是讓我來。一郎先生，你休息休息吧。

一郎：謝謝！謝謝！

李：我們的弟兄們的確太無禮了，不過也只是一時的衝動，後來也就完全明白了，明白他們錯怪了你們。

山本：我一點也不怪他們，我只覺得慚愧。是誰攻打了你們的，是誰燒殺搶掠，是誰使母親沒有了兒子，是誰使妻子沒有了丈夫，是誰使嬰兒成了孤兒，而且是

誰強奸了丈夫的妻子，連母親和嬰兒也殺戮了的呵！是日本人呀！是日本人呀！是我山本呀！……

凌、李、張、余、看護：不是日本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呀，不是你。

張排長：日本帝國主義不特搶劫了中國人，屠殺了中國人，而且搶劫了日本的窮苦大眾，屠殺了日本的窮苦大眾。你們的命運是同我們一樣的，我們的敵人也是一個，我們要團結起來，反對獸行的法西斯，日本帝國主義！

山本：我永遠是慚愧的，我真蠢，我聽了那官長的謊話，總以為你們中國人是殘忍的，你們自己不和氣，你們自相殘殺，你們是仇視日本人的，你們只是一羣野獸，所以我……我恨你們。我雖說受傷，我中了一顆子彈，然而我還是要殺你們，我殺了兩個走近身來的兵士，直到我又中了第三顆子彈才被俘虜過來。可是後來我到了這裏，我還刺傷了幾個人，我（對李）你以為我不認識你了麼，我是認識的………你能原諒我麼？

李：請你不要這樣難受，我早好了，你也不過是受了別人的騙，我壓根兒就沒有怪你。

山本：你這末大量，真比殺我更利害，我實在受不住良心的懺悔和忿恨，我恨不能殺盡了那些軍閥，他們使我們做了一些什麼呀！簡直變成了吃人的野獸，比野獸還不如！

余：請安靜一點，讓我把這樂放好。

山本：我不要上獎了，我麻煩你們，我真對不起你們，請不要管我了吧！

李、看護：馬上就好，請耐心一點。

凌：唉！被傷害的人們，被壓迫的人們永遠是站在一條線上的。

一郎：我從前想死，我現在要活了！（起立）你要剷除這世界上的惡魔，我要殺回東京去！中國的弟兄們，你們肯要我和你們一道麼？

張：我們竭誠的歡迎你們，我們要永久相親相愛，建設新的中國，建設新的日本，

打倒萬惡的法西斯強盜。

(敲門)

張：進來。

(兩個十二歲的男女兒童進。)

女孩：我們是戰時服務團的，今天我們特來這邊演戲，慰勞受傷的將士們。適才聽說有兩個日本同志也在這裏，所以特代表本團慰問他們，他們的受傷使我們非常同情。

張：他們就在這裏。

男孩：日本的同志們，我們很高興看見你們已恢復了健康……

(山本躍起緊握兩孩)

山本：請不要說了吧，我慚愧得要死了，我要作你們的朋友，我們永遠在一起。

一郎：山本，我們都要加入中國軍隊吧。只有這一條路是正確的，是光明的，這是

唯一的路呀！

（門口又湧進傷兵甲乙丙，後邊還有很多人頭）

余：你們來做什麼？

傷兵甲：我們……我們覺得剛才錯了，我們來認錯的。

傷兵丙：弟兄們大夥兒都覺得不對，我們雖說作了殘廢，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賜與，並非日本弟兄們造成的，他們也是很苦的。

傷兵乙：他們現在也沒有了家，他們自己死的死了，傷的傷了，有的到了我們這裏，我們的犧牲是有價值的，因為保衛祖國，而他們呢？受了壓迫來的呀！

傷兵甲：所以我們要同情他們，優待他們，不能欺凌他們，我們適才的舉動完全錯了。

一郎：我們走吧！同他們一道開會去，我要在會場上向他們說話，報告我們的痛苦，我們的覺悟，和我們的決心，你呢？

山本：你本來不是不肯答應當眾說話的麼？

一郎：是的，那時我總想到日本人呀！無論如何我應該愛日本，不應該幫助中國人

反對日本呀！

山本：現在呢？

一郎：我還是愛日本，但愛日本也得先打倒日本的軍閥，我現在是爲日本而戰，爲

世界的和平而戰。

山本：去吧！中國的弟兄們，一道走吧！

余：這問題解決了。（取信看，又放入。）

傷兵甲、乙、丙：歡迎你們！你們都是可佩服的英雄，有胆氣反抗強盜的！

凌、李、看護：你們的態度真使我們感動極了，全中國，全世界的人都要尊敬你們

的！

兩小孩：中日人民團結一致！

衆人：中日人民團結一致！

兩小孩：打倒破壞世界和平的公敵！

衆人：打倒破壞世界和平的公敵！

兩小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衆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張：現在走吧！會場上一定很擁擠了。

傷兵甲：（向外）讓開一條路，日本兄弟來演講了！讓開！（大家向外走）

（一陣掌聲之後，雷樣的喊聲又起來）

——幕慢慢落——

（完）

寫在後邊

我跟着戰地服務團出發到前線去，心裏總想多寫點通訊稿，但結果我成了一個打雜的人，提筆的時間太少了，回憶九個多月來，只有在幾次飛機投擲炸彈時的兩天，我能夠頗爲安閒的坐在小房子裏寫文章。後來總是這樣那樣的把心緒弄到別的方面去了。寫東西就索性把牠擱置起來。所以到現在使我成爲遺憾的也是這一點，但環境又逼迫我寫了兩個劇本。第一個獨幕劇是重逢，這還是在延安寫的。那時召開了一個劇本的編輯會。分配了我寫一個在戰地做了俘虜後應該如何開展新工作的。這劇本在延安就上演了，批評頗好，但後來在山西這劇本少演，我是向來不大滿意自己的東西的。也沒有拿出去投稿，後來聽說宋之的先生得了一份油印稿本，就拿到七月發表了，一些單行本上也搜集了去，我認到是非常慚愧的。而且有許多地方都拿去上演了，國立戲劇學校將上演稅也寄給我。這在我不能不說是鼓勵，但我仍是缺少把握的。並且

重逢後來修改了，只有雜誌公司出版的本團的戲劇集裏的才是修改本。

第二個劇本就是這個三幕劇『河內一郎』開始寫這劇本時，也是戰地服務團同志們的包圍和催促，缺乏劇本是實情，那時我們又準備到西安去，到西安後總要來一個像樣點的大一點的劇本於是我就着手編牠。第一幕編好後，曾拿給八路軍總指揮部敵軍工作部的幾個同志們看，承他們告訴我一些日本的風俗習慣，他們又鼓勵我編下去，但這時又要出發了，我沒有辦法可以續完牠。幸而後來有塞克、端木等來幫了我的忙，我壓着他們寫出了『突擊』。所以直到最近才算完成了後兩幕。自己都感覺得好笑，真是『難產』之至，這劇不久就要拿去付印了，不知有些什麼地方將要出演牠，我很擔心着的，我希望這劇本的讀者，以及排演者，演員，觀眾能告訴我一些實情，尤其是不好的地方，不要像一些關於『重逢』的來信或談話，總是說很好，使我反而感到寂寞虛偽。

最後讓我致謝澤村利勝先生。當我將第一幕給他看時，那時他住在八路軍總指揮

部養病，他看後說使他很感動，他的這篇文章恰巧是那時寫的，他並且修正了我畫的舞台面，用鉛筆又替我另畫了一張。文章就由敵軍工作部的吳同志交給我，答應讓我附在書裏，但非常對不起的，是因爲我的跋涉，又加之只有一個衣包。小皮箱完全放了公家的東西，人多手雜，不知怎麼一來，把那張舞台面丟掉了。使我時時起着不舒服之感，當一拿劇本時，就更感到。聽說澤村利勝先生已住在延安了。常常幫助八路軍做點工作。在這裏更留下我對他的懷念，因爲他已經是一個反對侵略者的戰士了！

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

附 錄

被召集時的回憶

澤村利勝

我是一個工人

我每天雖從事劇烈的勞動，但爲了家庭的生計，還要作夜工，在水邊忘記不了的去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十一點鐘，回到家裏正將疲憊的身體倒在床上時，有

人在敲門，看看是誰？原來是拿着我們最厭惡最可怕的召集令的人，看到召集令狀那時的心情，真是筆墨所難形容，這不但我個人如此，凡是接受令狀的人大都有同樣的感覺，以後到出發日止，還有兩天，而這兩天在我實在是有生以來過得最快的日子了，吃飯也老是吃不下去，鄰舍和朋友們雖也給我餵行，但是在我是

一點不覺可感，甚至想這餵行不如說是對我的祭奠吧！

眼看着到了出發的日子了。

我的心是像針刺着似的，但在許多人面前又不好哭出來，唯其如此我的心簡直像要爆炸似的。

那時只覺得去參加這可怕的戰爭，也許就和親愛的父母，兄妹，以及熱戀的妻子水別，而家族的心中也一定和我一樣吧，我咽着淚一步一步的向車站走去，到了車站一看，和我一般心情的人來了不少，都是過着我們這樣困苦生活的無產者，我想爲什麼我們這樣的窮人必須去打仗呢？又想到我們出征後襲來的生活難

等等，這樣想着時，自己已成爲車中的人了，火車開動時的心緒，又是格別的一種滋味，載着大批和我一樣心情的人的火車，是毫不留戀地向戰場奔馳去。

來到戰場，總想着這此，怎樣有勇氣拿起槍來啊！和我國一同階級的人們，是都懷着滿腔思歸的心。

假如戰死了，我家裏的人將怎樣過活呢！——啊啊？越想越覺得戰爭的可怨。